■責任編輯：陳敏娜 2016年1月28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思旋天地 思旋

循序漸進的鍛煉

寒流襲港，剛過去的星期日是香港自一九五七年錄得攝氏二點四度以來，五十九年來最低溫度，全港最高的大帽山，更錄得攝氏零下六度，並出現小冰粒、結霜等現象。不少市民趁這次機會往大帽山及飛鵝山看霜雪，當中不乏一家大小，帶同小朋友凌晨跑到大帽山感受寒冷天氣。全球暖化，香港人常常自嘲冬天不冷，快與東南亞國家看齊，好像今年剛過了最炎熱的聖誕節，想不到不出一個月，華南各地出現最寒冷的一月，香港市區不足三度，深圳、廣州地區更下霜雪。

早前，有家長擔心天氣太冷，凍壞孩子，希望教育局安排停課，教育局因應家長疑慮，於星期一安排幼稚園、小學及特殊學校停課一天。至於中學方面，教育局呼籲家長為學生準備足夠的禦寒衣物，學校亦須加倍留意學生的身體狀況，並考慮暫停戶外活動，以保障學生的身體健康。孩子難得多了一天「特別假期」，很多家長也樂得躲進被窩，不用送孩子上學。然而，這個因為寒流而停課的機制實在有待商榷，畢竟攝氏三度並非什麼洪水猛獸，很多國家及地區經常處於這溫度，當地的學生也如常上學。當然會有人說，外國室內設有暖氣、建築物料也不一樣，不可與香港相比，此外，外國零下氣溫為當地冬季常態，學生自小適應，反觀香港很少降到這種溫度，小朋友難以適應，停課自是正當不過。我關心的正是這個「習慣」問題，以後天氣年年反常，現在開始習慣寒冷氣溫下上學不是更好嗎？「港孩」問題常為人詬病，我們成年人有否提供循序漸進的鍛煉環境給孩子？各位家長、成年人也該深思一番。

隨想國 興國

看電影

可能年紀大了，可能因為一家人看一場電影花費太多，這幾年很少到戲院看電影，都是在家裡的自選影院觀看居多，因為二三十元租一部電影，可以一家人齊看，如果到戲院光是買票就要二三百元。

日前租了一部電影來看，放映前顯示電影的分級是R，兒子自動迴避。但整部電影都是搞笑，連個需要家長陪同的鏡頭也未曾出現，連兒童也可以觀看，不知為何卻被列為R級？還是我看的是經過刪節的版本？但是看劇情，根本不可能出現R級的情節。

對於電影分級，我一直懷疑其分寸。記得有人說過一個電影分級的笑話，說所謂G級，就是英雄贏得美人歸；所謂R級，就是壞蛋最後得到美人垂青；而所謂X級，就是人人都可以得到劇中的美人。

我到戲院看電影，原先都會選靠走道的位置，因為可以避免進出時碰到旁邊的觀眾。但看過一個笑話後，就覺得無所謂了。笑話說在戲院內，一個女子從中間的位置來回去買零食和上廁所後返回座位後，對着最靠走道的觀眾說：「我有踩到你的腳嗎？」那個觀眾回答說：「是的，妳每次進出時都踩到了。」然後等待女子的道歉，但那女子卻說：「噢！原來我沒有走錯行，這就是我的位置。」我還好未曾被踩過，但如今不管年輕男女，大多背着背包去看電影，他們從身邊走過時，難免會被背包碰到，如果背包內有硬物就不妙了。

有人問過教會的信徒，教堂和戲院最大不同之處在哪裡？信徒說，在教堂內，需要你開口祈禱和唱詩；在戲院內，如果你開口，旁邊的人會即時喝止。但不知在教堂內會不會聽到手機響起的聲音？在戲院內無論何時，一定會聽到。我想這也是我喜歡在家裡看電影的原因之一吧。

琴台客聚 胡野秋

南國觀雪記

不久之前，網絡上許多南方人（主要是廣東同胞）還在一片抱怨廣東幾次入冬不成功，表示暖冬讓人無法忍受。

結果，抱怨聲還未落地，一場據說是百年難遇的寒潮襲擊了南方，這次寒流的到來，竟然使得廣東地區普遍降雪，包括最南端的深圳等地，氣溫在一夜之間降到了零度以下。這場雪來勢並不兇猛，在大多數的地區其實連雪也未曾形成，只是在低溫之下下了一點雨夾雪，還有一些霰（俗話說的雪渣子），以及在海拔較高的山頂上形成了短暫的霧凇和冰凌。即便如此，在很少看見雪或者是從未見過雪的南方人都瘋狂起來了。

網絡上流傳着一組讓北方人笑掉大牙的圖片：一群人圍着鋪了一層薄薄的雪渣子的汽車在瘋狂拍照，最後把那層雪渣子堆成了一個巴掌大的小雪人，又是一輪狂拍，據說他們在拍照時連閃光燈也不敢開，生怕閃光燈的溫度把小雪人拍化了。

對於近幾十年來的低溫，網絡上除了圖片外，也出現了各種調侃的段子，其中有一個段子很生動地描繪了低溫的程度，看了令人忍俊不禁：「室外一度，室內三度，打開冰箱竟然有六度，天哪！我高興得趕緊躲進冰箱取暖。」

下雪的第二天恰巧是星期六，正在梧桐山下閉關寫字的我照常在起床之後到菜市場買菜。結果一出門，就看到街道上堵得一動不動的車流和熙熙攘攘的人流，雖然之前已看過電視台的新聞關於梧桐山頂飄雪的報道，這超乎尋常的車流和人流還是讓我感到吃驚。經過那些滿臉興奮的遊人身邊，耳邊飄過頻率最高的詞語就是「看雪、看雪、看雪……」。

我是一個比較尊崇自然且有點迷信的老派人，雖然知道在歷史上深圳地區曾經下過幾次大雪，但對於近年來日趨嚴重的暖冬和這次突如其來的寒潮總歸是感覺心有不安，總覺得「天有異象」不是什麼好事，不自覺地想起了十多年前曾轟動一時的科幻電影《明日之後》。

在《明日之後》裡，溫室效應導致的全球暖化引發了地球的空前災難，以美國為代表的所有城市在人類猝不及防的瞬間突然急劇降溫，隨之被冰雪和洪水席捲，接着大水吞噬了紐約，淹沒了美國，歐洲在洪水之下不復存在，冰層和白雪覆蓋了地球，冰期時代又一次開始。

很多人認為科幻電影裡的故事離我們的生活很遠，對於這類因破壞地球環境而引發的災難片，在看的時候感覺驚心動魄，也有點「杞人憂天」的想法，一旦從戲院出來，便把恐懼拋諸腦後，看電影時裝零食的垃圾袋隨手一扔，從小小的環保做起去保護地球的事情似乎與他們沒有半點關係。

梧桐山頂的冰雪尚未融化，朋友圈裡好多人晒出數據，以證明這是一場百年難遇的雪，能遇到這場雪的人，似乎都覺得自己是幸運的。

臨近黃昏，警車和救護車嗚嗚地呼嘯着往山上開去，據說是山上有遊客不慎滑倒，也有欠缺防滑裝備開上山去賞雪的車子在半路出事。

而在這個時候，路上還堵着正準備上山看雪的車輛和遊人。那些被低溫凍得臉頰發紫甚至變形的遊人的眼睛裡幾乎都洋溢着興高采烈的開心勁兒，恐怕沒有人會想到如此反常、如此惡劣的天氣是大自然給人類的懲罰，多數人都是無知當有趣，哪兒熱鬧就往哪兒去，而又常常被堵在去看熱鬧的路上，愚蠢地與自己愚蠢的初衷背道而馳。

百家廊 王大慶

生生不息的舞龍文化

兒時我就愛看舞龍，每當舉辦舞龍表演，我都從家裡溜出來擠在人堆裡抬頭翹首觀望。只聽到「咚咕隆咚、咚咕隆咚」鑼鼓驟然響起，頃刻間，人海裡便躍起一條金鱗閃閃、昂首擺尾的巨龍，狂舞於空中，但見舞龍者雙手握住一根連接龍的木棍，不停地隨着龍頭舞動，龍頭前面有一俗稱「執珠」的耍龍者舞動着帶有長柄的彩珠引龍起舞，龍隨着彩珠上下左右翻騰飛轉，時緩時急，左聳右伏，九曲十回，翻江倒海，場面相當壯觀。精湛的表演令觀者十分陶醉。

觀舞龍時間長了，便也從大人口中了解到一些舞龍的知識。舞龍的人數視龍的大小而定，一般而言，一條大龍標準是十個人，零號至九號，龍珠是零號，龍頭龍尾為一到九號。小龍的標準是四至六人。舞龍原則上都是成對出現的，加上舞彩球的人，都是雙數，因為中國人覺得雙數比較吉利。舞龍的技法多種多樣，常見的動作有「龍出水」、「龍戲珠」、「大八字」、「跳龍門」、「大盤龍」、「疊羅漢」、「龍擺尾」、「蛟龍漫遊」、「龍頭鑽節」、「金龍追寶珠」等。舞龍人和耍龍人的身着打扮，一般都是頭紮彩布，身着綢緞綵衣服飾，腳穿薄底武生快靴。衣服的顏色有紅色、黃色、黑色、藍色、白色等。有些舞龍隊為了增加觀眾的視覺效果，專門將耍龍人和舞龍人的服裝色彩錯開。舞龍的龍，分為龍頭、龍身、龍尾三個部分，其骨架一般用篾竹、麻絲、鐵絲紮製，用布縫裡，繪上彩色的龍鱗。龍的顏色大體有青龍、黃龍、金龍、白龍、赤龍、烏龍等色，龍頭上的龍眼、龍嘴、龍角、龍鬚都必須精心製作，形象逼真。舞的「龍」通常都安置在當地的龍王廟中，舞龍之日，以旌旗、鑼鼓、號角為前導，將龍身從廟中請出來，接上龍頭龍尾，舉行點睛儀式。龍身外面覆罩畫有龍鱗的巨幅紅布，每隔五六尺有一人掌竿，龍前由一人持竿領前，竿頂豎一巨球。

舞龍的點睛儀式是很莊嚴和隆重的，人們認為龍經開光點睛後，就有了生命、靈性，就會與人融為一體，並給人們帶來吉祥如意。點睛前要焚香、灑酒，同時敬請族長或一位德高望重又上有雙親下有子孫齊全的人執行「點睛」。點睛人在向天地敬酒（灑酒）之後，向東南方肅敬三鞠躬禮，用柚子葉或黃皮葉（民間認為這些葉可以祛除邪氣）為新龍打掃全身。據說這是給新龍以吉祥之氣、播福之力。之後，鳴鼓殺雞，滴雞血於盆中舉天以示。點睛人手執新筆，神態嚴肅的氣氛達到頂點，口中唸唸有詞：「一點睛，二點靈，三點好前景，四點天下太平。」然後躬身龍前，眼定、手定，用硃砂筆在龍的右眼上點上一筆，又在左眼上點上一筆，當點睛人把執筆的手揚起時，立即全場歡騰，鼓聲雷鳴，鑼聲大響。瞬間，早已待命的舞龍人徐徐舞動新龍，其形狀就像在地上蠕動，驟然騰起，在歡聲笑語中，盡情舞動它那美妙的身姿。人們把龍舞動起來，便成為給人們帶來吉祥如意的神龍了。

舞龍自漢代流傳至今，二千多年來一直生生不息，未見衰退，反而發展壯大，弘揚四海，以至遍及東南亞、歐美、澳洲、新西蘭各個華人集中的地區，成為中華龍文化的一個標誌，箇中原因很值得我們探究。

相傳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軒轅黃帝經過五十多次艱苦戰鬥，才打敗了號稱戰神的部落首領蚩尤，平息了戰爭，統一了大小部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個有共主的國家。軒轅黃帝打算制定一個統一的圖騰（類似現在的國旗，或者說是國家的標誌），但一直苦於沒有好的方案。一天夜裡，雷雨交加，霹靂閃電中，一個蛇身、魚鱗、馬頭、獅鼻、虎眼、牛舌、鹿角、象牙、羊鬚、鷹爪、狗尾的形象深深映在軒轅黃帝腦海裡，第二天，他叫來大臣倉頡和風后，將夜間看到的閃電形象講了一遍，便共同商定了以這種世界上誰也找不到牠，誰也無法偽造牠的動物為圖騰，取名為「龍」。自此，龍就成為中華民族吉祥權威的象徵物，誰也不能侵害牠，就連黃帝也要帶頭崇敬牠。這就是「龍」的來歷，由此可以看出，中華民族是龍的傳人有着深厚的歷史淵源。之後，龍文化就一直貫穿於中華民族漫長而複雜的發展歷程，在宗教、政治、文學、藝術、民俗等各個領域充當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由於對龍文化的認同，海內外華人能夠產生血濃於水的親情與親和力，能夠認同團結合作、共同奮鬥的文化基礎。龍因為經過歷代先人的思辨，加上文化藝術的、社會制度的、社會各階層的層層加工創造，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特殊符號，一個特別的文化密碼了。

舞龍除了崇敬「人文初祖」，弘揚龍文化外，主要是祈禱龍的保佑，以求風調雨順，五穀豐收，過上幸福的日子。舞龍盛於唐宋，據宋代吳自牧所著《夢粱錄》中記載：「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燈燭萬盞，望之蜿蜒如雙龍之狀。」此文充分說明，到宋時舞龍燈已成為大江南北地區的普遍慶祝活動。

舞龍原本只農曆正月裡進行，而且都是由年輕壯漢執掌，傳承到現在，早已成為節慶喜慶抒發內心激動之情的一種普遍娛樂活動，並先後湧現出女子舞龍隊、老年舞龍隊、少年舞龍隊等，打破了幾千年來男子青壯年舞龍一統天下的局面。舞龍點睛人也改由當地領導或商會會長擔任了。

其實，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舞龍文化除了植根於民眾中，深受廣大百姓喜受外，還因為它是一種特殊的「精神黏合劑」，是無法割斷的精神「紐帶」，它打破了時間、地域的局限，能把性格迥異、政見不同的廣大中華兒女與祖國富強、民族復興緊密聯繫在一起，對改善人際關係、促進社群團結、增強民族凝聚力構建和諧社會起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可以預見，隨着人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不斷提高，舞龍這朵中華傳統文化的民間藝術之花，將會愈開愈盛，愈開愈鮮艷。

■每逢有喜慶事，港人總愛舞龍。 資料圖片

方寸不亂 方芳

歪理連篇

朋友傳來照片，她和兒子、孫子去賞霜，作為家庭節目，老人家也閒不住了。

還年輕的時候，遇上大寒流，也曾上大帽山拍結霜照片，當時是有採訪任務，開採訪車上山，一眾年輕記者都湊這個興，因為是報紙傳媒，不需趕即時新聞，行家相約開車到山坳，走到漁農處、林務處的簡陋工作房駐紮，拍了照片後，打邊爐，吹水到天光。

當年在山上過夜的，都是報紙傳媒，上山看結霜，寥寥數架採訪車。今天可不同了，私家車普及，有車階級扶老攜幼地出動，弄到山路大塞車，救援添困難。

今次百人被困大帽山，跌傷加上低溫症，數十輛救護車和消防車出動救援，還有直升機接載重傷者，救人如救火，消防員保護市民跣住落山，有消防人員都受了傷。我們安坐家中看新聞，感受到情況之惡劣，同時也看到人類在危難中互助扶持脫險，看到人性的光輝。

令人倒胃口的，竟然有惡女此時此刻還要添煩添亂。手機上看到新聞片段，惡女硬闖上山觀霜，被警方阻止，她不斷向警方挑釁，指着警察大罵：「條命係我的，救人是你們的職責！」還滿口歪理說：「嘛家即係你叫我搵第二條路上山！」

此片一出，全城嘩然，此女無知自私，以為可以靠惡行事。「條命是她的」？那麼救人的消防員、救護員、警察的生命，不是別人孩子、別人丈夫、別人父親的嗎？難道就要為她犧牲？

香港人討厭「靠惡行事」，更不齒「歪理連篇」，我們要正常生活秩序，要正常的道德觀念，對一些激進年輕人的行為，不能再縱容了。

翠袖乾坤 連盈慧

炒出良鄉栗子香

很多以為早已失去的小食，最近市面又出現了，街上有點寒意，熱呼呼的砂炒良鄉栗子，就是其中久已遺忘的東西。此外，就是煨地瓜——也就是煨番薯了，也許有人說，炒栗子和煨番薯一直都存在，尤其在冬天，好幾處街頭都見有人擺賣。

可是大家就是沒留意，過去好幾年看到的，只是機器炒栗，栗子放在一個大圓鋼筒裡滾動，炒熱了，栗子就從鋼筒洞口裡吐出來，那是機炒。不同今日看到的栗子，却是傳統人手在烘烘炭火炒出來。機動不需要人手，栗子熱了機器得到感應就大功告成，可知道少一分人力，就少一分栗香。電動跟炭火弄出來的栗子，有什麼不同？吃過電飯煲燒飯和明爐煲仔飯，就知道有什麼分別了。

炭火炒栗不是一門簡單的工作，厚重滿鑊的糖砂，沒一定手力也炒不動，所以擺檔的漢子，通常都比較精壯，看他炒得起勁時，栗子與人好像都生了情感，它在黑砂浪裡滾呀滾呀，一棵棵從烏頭垢面，滾到晶瑩亮麗，就是形象漂亮，肉質清甜鬆軟，不像機器吐出來的皮硬肉硬，光是賣相已不可同日而語。

沒有人肯吃苦，人手炭炒栗子就可能從此絕跡，新一代也就不知道栗子有這樣的好風味。其實很多傳統的小食，在年輕人眼中都是新事物，諸如街頭販賣的缽仔糕、龍鬚糖便同樣吸引不少年輕人。這些小食過去近十年好像慢慢被人遺忘，也許因為懷舊潮流，才漸漸在街頭再湧現出來。

除了小食外，有些冷門的手藝行業也看到了。曾在前些日子，太子道西天橋底，有個健碩的老人家擺了個剷刀磨較剪小檔口，才真為他擔心，現在許多家庭都吃外賣現成飯菜，家中銹鈍了的刀剪會拿到外邊給人剷磨嗎？檔主如夠敏感，到大酒家上門討生意還可能有點收入，幹了這行業幾十年的老實人，討生活就是不容易。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寒流帶來：雪的狂想曲

真沒想到，一場似雪非雪的「寒流」令撕裂的香港達成難得的「共識」！上個周末，各大報章網上版新聞，最搶眼的都是刺骨的「寒流」，晶瑩的冰粒、冰柱、冰塊成為主角，而上山尋霜的人們也成為另一道奇觀。

對於生長在南方的港人來說，雪花飄飛的良辰、茫茫一片的銀色天地猶如一件奢侈品，何況還有那個從小聽到老的聖誕老人滑雪橇送禮物的童話。周六一張木棉花絮飄零的影像被人一廂情願地視作雪花飄飛的景象而廣傳，我居然在幾小時內收到八位朋友分享，有的還補上一句：「香港下雪了。」剎那間，信以為真。

第二天，氣溫遽降，還有不少港人全副武裝登山「尋霜覓雪」，有的更帶着孩子。警方為了市民安全，決定封鎖大帽山山道，竟惹火了一對準備「夜賞雪景」的男女，女子取出手機對警員喝呼：「點解要限制人嘅自由？」好一副理直氣壯：「條命係我自己嘅！」

我欣賞迎難而上的人，畢竟，人總要有夢想，生活才有意思，哪怕只為看一眼稍縱即逝的雪霜，尤其是那種親眼發現、親身體驗的驚喜。

十年前在上海工作時，我也巧遇一場雪花。那年冬天特別冷，相隔十年後的元旦前夕，上海曾下一場大雪，時值我回港休假，錯過了，懊惱不已。沒想到老天爺待我不薄，在春節過後的一個午夜，居然有第二場「夜來霜」。

那個晚上，我一人在公司埋首審稿，忘了時間，離開時已過子夜時分，當我踏出黑壓壓的大樓門口時，腳下一滑，就倒坐在地上了，還來不及感受到痛，抬頭一望，嘩！白皚皚一片，眼前的樹幹樹葉都掛滿銀絲，令本應漆黑的夜晚變得亮麗，彷彿為我這位夜歸人點亮前路。

坐的士回到住處後，門外的湖面見零星浮冰，湖邊的小樹葉都結滿冰霜，搖曳欲滴，煞是好看，令我忘了一天的疲勞，也忘記了冰凍，忍不住在湖邊躑躅。這樣的意外之喜，跟當年上瑞士雪山的心情很不同，那是預知的雪景，厚厚實實的雪堆、雪山、雪路、雪景，也很美，但更強烈的感受卻是冷颼颼的寒風。

突然覺得，因為一場疑似雪霜，人們忘記了寒流。只是，人們可會因為有一點企盼，而忘記社會撕裂造成的痛？